

南
潯
鎮
志

志餘四

汪曰楨撰

南潯鎮志卅六

沈彤震澤縣志

國初吾邑之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爲驚

隱詩社四方同志咸集今見於葉桓奏詩彙與其他可
攷者若上范風仁梅隱沈祖孝雪樵金某完城陳忱雁
宕禾中顏俊彥雪臞朱臨載揚鍾俞琴俠武陵戴笠曼
公玉峯歸莊(元)恭顧炎武(甯)人梁溪錢肅澗礎石吳門
陳濟生皇士程棟杓石施誼又王同邑吳珂匡廬宗潛
東籬宗漢南村宗泌西山炎赤溟周燦闇昭爾興機高
撫辰其疑安安節顧有孝茂倫樵樵水朱明德不遠戴
笠耘野鋤明儒晦復繁孫如玉錫闡兆敏潘檉章力田

以上並見中秋對月寄懷同社詩又有吳棗北窗在瑜
靡庚南杓融司金甌甌武葉世侗開期敷夏康哉李受
恆北山王初雲頌沈永馨建芳泌彥博嘉楠石城錢重
鐘銘顏邴子京金始垣公覲鍾欽立賓王金成耳詔及
繼武桓奏於時定亂已四五年跡其始起蓋在順治庚
寅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遜迹林泉優游文
酒角巾方袍時往來於五湖三泖之間而執法之吏不
相誰何 國家文網之寬諸君氣誼之篤兩得之矣其
後史案株連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輟

研北居瑣錄鼎革之際土寇擾攘遠近鄉鎮悉被蹂躪我

潯全賴董芝筠多方籌備得以無恙相傳有劇盜名赤
脚張三者聚眾太湖嘯擁數百艘白晝東西焚掠芝筠
傾裝出粟與里中紳士召募健兒日夕警防來則極力
堵禦擊敗數次盜不敢犯嗣白撫軍范忠貞公承謨發
兵數百名命芝筠參畫卒以計獲解轅誅之湖濱始靖

按蘇州府志云赤脚張三盤踞太湖以宜興爲巢穴橫
擾三州出沒無時官軍不能制康熙元年巡撫韓世琦
抵任廉知張三輿轅下材官朱允恭者友善命邀張三
宴會極歡預置長柏木桶置酒對飲倉猝間將桶覆張
三半身伏兵齊出誅之又云朱允恭洞庭東山人字公
懋富而材家有鬪亭聲伎之奉康熙初年長興劇盜赤
脚張三入太湖掠橫山又掠木瀆虜富家子置山寨勒
千金取贖當道患之自順治二年揭竿肆擾未能弋獲
湖路梗塞莫可如何時允恭效力于巡撫轅門中丞韓
世琦詢以湖盜事宜欲發兵剿之允恭曰不可赤脚張

三夫矯矯健絕倫舞雙刀能履水飛行人不敢近然好
聲色可傾也請給假五十日得便宜行事當縛致轅門
許之允其訪得其黨好言說之曰張君誠豪傑我欲與
交歡今以千金爲壽欲保我桑梓賊黨攜金致詞張大
悅約日到山謝允恭乃盛設合樂以餉之越宿備陳女
伎陰遣勇士雜優伶中酒酣卽席擒之釘其手足馳解
撫轍正法餘黨駭散湖中自此安謐允恭之功也此二
條立引顧丹五筆記而事迹互異又並與瑣錄不同未
知孰是

又時值鼎革羣盜猖獗南則花林練市烏戍諸鎮北則姚
田太湖各漈焚廬劫舍囚人勒索在在酷虐人不安枕
而潯則眈眈虎視將闕而入也董芝筠先生不惜重資
募勇士捍禦盜來誘入暗室撲死十餘人羣盜驚愕散
去不敢向潯

溫睿臨西園別集太湖之軍起于吳易而孫兆奎等佐之
其軍爲特盛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不謁選
而歸乙酉以水師千餘人屯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
多所殺傷八月二十四日爲大兵所襲一軍盡覆易
部將茹文略餘姚人字振先驍勇善戰少從軍長興爲
千夫長浙西旣降文略獨攜壯士千餘人入太湖從徐
雲龍破長興雲龍死乃歸易八月之敗文略手刃數十
人身亦被十餘創血盡而仆兵猶疑其佯死又數刃之
大兵去稍甦捧其頭而走至潯溪休于野廟廟祝見
而識之曰子非茹某耶持之而泣傅以良藥百日始愈

間行至長興訪母妻子皆遇害矣丙戌正月又從軍于
麻湖與大兵力戰所殺過當援絕而亡

太湖備攷按國初太湖中最稱不靖若白腰黨若毛一

毛二若赤腳張三流毒累年多來自長興山砦周禹湖
營條呈所以力請專備湖西厥後諸盜以次殄滅夾浦
大錢諸要口又得湖營弁兵防守截山寇入湖之路湖

中自此甯謐

費之墀恭庵日記東阡沈尚書演家資數百萬無嗣以姪
丙子舉人沈黎號文五者承祧文五生四子長名始然
號若士丁酉北榜舉人因科場弊已流徙籍沒而次名

重熙號岸止者係辛卯舉人又以通海謀叛斬尸於金陵舉家皆流徙籍沒兩案交并而叛案尤重三名撫蒸四名建勲又名文然欲以出繼倖免因其家資巨富遂爲刁民王式舉首連累無辜在 欽案者數十百人事經十餘年三次叩 闕兩告督撫并訐都御史及議政親王者律以反誣流徙始得歸結然由 特旨故再難訐告耳

楊鳳苞沈簡討傳簡討名榮字仁叔一字塵外本姓嚴歸安石家人廣信知府正邦之孫也正邦初官太常博士時烏程沈尙書演與兄淮讀書京邸因請業焉演旣貴

感師恩簡討生未彌月乞爲假子以云報也

近詩兼逸集云簡討

演之外孫韓遂廬雖與簡討爲友恐誤記俟再攷

簡討長而才具揮霍志節矯

然汲古好學頗以匡濟自負著義俠聲一時名士皆與之游注名復社不以演兄弟黨閹鄙之尙書富甲江左及卒兄子棨嗣而居簡討于上林崇禎之末國勢傾危思爲勤王之舉散財結客劍俠奇才坐上常滿當是時四方豪傑之士無不知有上林沈石墩者簡討有別墅在化石墩人因以石墩呼之事垂集而北都之變聞不一年南都又破四方義師麻列皆其舊識往來黃蜚吳易軍中爲之運籌而韓繹祖費宏璣復入郡城

按胡承謀府志

苗聞云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陷明年路王在杭州諸生賈恂璣奉劄爲參軍副使募兵蘇湖勤王六月初旬大兵至省路王降湖州知府王士譽遁去推官馮汝緡獻城池冊籍俾知府同知朱國藩加員外同城視事有總兵黃蜚兵潰其副將黃光志沈廣生等屯兵太湖無所屬恂璣同舉人馮爾翼及防湖哨官黃永錫王元徵長興諸生金攻玉等起義皆縞素俗號白盤頭迎黃兵于太湖閏六月初三日夜入據湖城暨旗招兵初六日降將祖人弼統兵數千來圍城城中其推恂璣爲監軍督民兵固守擒殺知府馮汝緡及安吉知州包灝時朱國藩以投城得免戰守旬日有北關外小民邱文伯收周文伯蔣理臣改周文叔詭言兄弟報信城外云教場一帶積尸穢氣無兵守大兵因架梯入城時十八日味爽光志等皆死之恂璣分守羊角嶺亦死之金攻玉等退保長興文伯文叔以功爲本府經歷照磨國藩仍爲同知七月二十八日攻玉等復破湖州奉楚宗某爲監國原任知府王士譽復出視事國藩仍爲同知大兵復來城中火府治民居盡爲灰燼士譽復遁去國藩出降仍爲同知九月初總鎮張士元至金兵退簡討守長興次年死楚藩奔浙東時先後死義者甚多簡討

亦佐之魯王監國于東江傾家輸餉遂貧監國遙授翰
林院簡討蔡之子重熙授御史銳欲上而大兵已下

越中魯藩遁跡海外居數年去監國號簡討雖竭力資

之而鄧林之望熸矣無何李元旦御史之獄起

李元旦如舉人

侍郎之椿子也魯監國時官御史時入中土爲間諜而
之椿避亂遠遊寓家嘉興吳祖錫許因吳移寓湖州施
鵬舉之烏山及仁叔之化石墩元旦常往來二家之間
有謝庭蘭者變童也與元旦髮妾通李覺而毒殺其妾
庭蘭跳身京師鬻于內府爲銀工製杯竿之屬鏤刻極
精得召見乘機伏陳曰海中餘孽未平臣江南人習
知海寇事皆內地人爲之響應四處聯絡故猝未能下
耳卽臣所知者揚州有前禮部侍郎李之椿同子元旦
出沒海上齎劄斂餉有某某等皆授僞職此其一也事
下所司執之椿至江甯入見總督卽廷佐曰身爲前朝
大臣國亡應死久矣兒子受國厚恩死亦恨晚若其所
言不足信遂默不一語下獄七日不食死與元旦同戮

者四十八人皆庭蘭所舉發也祖錫遁入洪承疇幕中以免魯藩投鵬舉工部主事亦幸而得脫其僕之力也

辭連二沈執至江甯甯沈慨對簿曰五世相韓之痛夙所

盟心事皆有之何必問重熙先斃獄中己亥三月簡討

死于西市臨刑口授絕命詞神色不變按重熙爲南潯董氏之婿故王

式訐告連及董氏事在康熙癸卯

金之俊書溇南沈姓事歲辛卯江浙大水夏五正插蒔水勢益漫小民日夜事桔槔弗食弗息浙烏程潯鎮之南有農家沈姓者生三子年俱壯爲富家佃盡力車戽窘不能支一日告其父曰我儕生不辰值此天災流行春作既荒秋成何望惟有袖手待斃而已死于饑死于法

均之死也不如爲盜況爲盜未必死父怒曰盜可爲乎
三子涕泗滂沱踞而請曰我儕亦知盜不可爲也但見
今日爲盜者不惟劫貲來家可以救死且官府爭護盜
必能免死若非盜無生理矣父益怒堅不之許三子仍
泣而固請曰吾父若不許我儕勢不復顧矣詞益慘激
父佯應之曰爾輩旣堅決若此我不爾阻但父子天性
從此死生各不相保當具酒肉爲別遂罄衣囊沽酒買
肉與三子痛飲作別離狀時止有一孫在旁年甫七八
歲方戀戀求一飽忽叱出再市酒來比孫市酒至則父
子四人俱中酖仆地矣蓋不欲子之爲盜而死故以酒

酖之又不忍子之不得爲盜而死故并以酒自酖更不忍子死竟絕嗣故詐令其孫出外市酒不與俱酖以延血祀一線也

陸圻真報錄平望黃景範生於崇禎辛未年今寓居南潯於壬辰年二十二歲時六月十九頭覺漸眩至廿二日清晨內室閒坐忽頭中大痛卽時倒地昏暈中見一人披髮流血手持大刀喊曰還我命來有數十小兒勸解其人大呼口出黑氣如烟小兒俱被沖倒眼前皆暗忽見白光沖開黑氣光中有老僧端坐右手執杖左手持珠喝曰且住且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餘年今日相逢

如何住得僧舉手云阿彌陀佛饒人是福冤冤相報有
 何了期其人曰是是奈我心放不下如今不傷他命罷
 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罷罷還他罷其人曰還
 便還且待我恨氣消遂持舌奔去僧將行顧景範曰你
 還認得我麼我乃當初雲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
 日內自有消息景範醒見眾人環立欲言所見不能出
 聲以手撫口舌仍在也惟喉與胸略有空痛別無他苦
 至夜獨臥恍惚見一女子窗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
 沙覺徧身麻痛忽有武士持白傘來遮連夜如是至七
 月初一夜景範與其妻同臥武士以傘覆身上掩鼻而

去但其傘甚小止可覆自身泥沙著傘上卽滾去有著
其妻身上者隱隱如火光三夜如其妻身發大熱景
範心知之乃遷與伊外祖同臥武士又覆傘掩鼻而去
其沙著伊外祖亦成火光二夜伊外祖亦發大熱自後
獨臥武士復持傘來遮景範心想武士不知是誰武士
忽曰我奉王命而來景範思不知何王武士又曰我王
乃覺王手中所持悉怛哆般怛囉也又思六字是楞嚴
呪心平日常誦今不知何故或者宜誦呪乎明日虔誠
持呪夜見武士持傘倍大次日又持但見傘不見武士
明日又持至夜不見傘併不見女子遂每日默持病雖

未愈亦無奈何因遣去憂慮一心清淨省察過愆禍福
付之無心矣嘗憶老僧百日之言以自慰故終日無悶
至七月望日延僧禮懺景範手書問僧云我初病時見
一僧自稱雲栖老人不知何人也僧荅云昔有蓮池和
尚在雲栖設教因爲景範言蓮池故事景範心念之夜
卽夢見一老僧身甚長大來云咄你想蓮池莫學他閉
門喫飯覺來不會其故忽胸中隔塞粒食不進者三日
方思食唯喫淡物乃覺安和鹽酸不能食矣時母憂景
範病不愈問諸卜人云有神明作祟兼有心願未完景
範思神明見咎當齋戒省過不宜殺生祈禱反造罪業

至于心願別無他事惟正月初曾夢一人云汝夏秋間有難若肯聽我書一蓮經可免此難曾與伊外祖言之欲書未果既發心而不行亦一缺典遂擬八月初七書起至夜忽夢伊父向之流淚景範亦悲感而覺因想父被擄未知存亡景範方欲書經願歸功父仗佛神力存則還鄉亡則超昇發此願更擇十二辛亥日是伊父本命日書起限九月廿九日完乃于廿九日午後忽心痛大作嘔血升餘一時困倦獨臥牀中痛愈難忍更餘忽覺身墜牀下見一老人鬚眉皓白高冠大袖手持一杖同一僧至僧向景範笑曰什麼來由戀這苦本你如今

冤債已清可同我到主人處走走可靜心聽我誦經因誦金剛經余聞經聲心痛漸減一面聞其誦經隨其行路誦完而心痛忘矣僧止步見一大屋當前門邊有一對云諸惡淫爲首眾善孝爲先僧謂景範曰東君在內爾可進見我在外廂待又謂老人曰爾同彼進去彼已受輪迴不復自知你可求掌簿人爲他明說因緣遂入內庭庭中人曰今是朔日十王來見爾等且住俄有數人冠服執笏而進內中一人昂然挺首老人指曰此忠臣楊繼盛也已而十王皆出老人乃同景範跪階下見一人冕旒坐帳中身高丈餘面闊尺餘潔白如玉侍衛

甚眾老人通說來意有一戴大冠朱衣者執簿至階下謂景範曰汝欲知因果可聽我言叫左右喚劉之麟上來俄一人至卽割景範舌者朱衣人曰昔有劉大臣號公超家世北京生於嘉靖二年父祖皆富人大臣讀書納監爲人有口辯長大多力因祖父家業復自身有才與趙文華交厚引見嚴嵩亦莫逆遂爲一方赫赫時倭夷入侵南直朝廷命張經等往討命趙文華督師文華私邀大臣同往旣至江南大臣說文華曰倭兵甚寡若率本部兵先取之軍功可擅也文華從之大爲倭人所敗文華欲轉敗爲功乃催張經連夜進兵張經欲待兩

路兵到然後夾攻不可輕進文華銜之大臣因曰不如速入京傷之文華遂入京上疏言張經玩寇殃民旣而張經與兩路合兵大破倭人南方遂平乃入京奏捷朝廷以張經矯竊軍功斬之於獄大臣有三子長子之麟金氏所生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生將滿月而金氏死三月繼娶陶氏至十二月卽生之寶後生之茂及長父欲爲之麟聘柳青臣女青臣欲相壻而配大臣以之麟貌惡乃以之寶示之又爲之寶聘周氏女及二子皆成婚柳氏色美而才周氏醜惡而拙於是柳氏醜其夫之寶恨其妻陶氏性悍而智窺知隱情常與柳氏言之寶美

麗一日乘之麟出遂於房中設酒拉之寶與柳氏同飲繼乃贈遺往來二月間遂成醜行時大臣知而不問也周氏恆有不平之言柳氏聞之遣婢送酒周氏飲之遂成腹痛乃疑有毒往訴陶氏陶氏素不悅之恐其將家中隱事洩露乃以好言安慰留房中飲酒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牀下明日乃佯尋周氏不見遂揚言隨人私奔去了周氏母家亦疑其女竟不之究之寶既亡妻與柳氏日厚之麟微聞其風在房詰責婢女陶氏聞之乃私謂之麟曰我近日聞之實在你房中走動你知否之麟言亦略聞陶氏曰此乃家法大賊人倫大惡這

畜生雖我親生今如此不肖不如無有我必殺之之麟
受計而去陶氏又召之寶曰爾盜嫂事敗身命不保了
之寶曰奈何奈何陶氏曰作善須徹作惡亦須徹你可
特匿我牀下自有好筭之寶從之陶氏乃謂之麟曰你
今日佯爲出外彼知你出必聚一處晚間却私藏我房
中至夜深我與你各執器械進房殺之之麟乃佯言出
外至夜來到母房陶氏遣出婢女獨與之麟議擒之寶
又將美酒固勸之麟徑醉陶氏忽扼其喉叫之寶曰下
手下手之寶遂砍兄頭與陶氏潛開後門扛屍至二三
里外棄在街上明日路人多來相報大臣收屍歸葬竟

不知其繇奴婢在房走動者之寶恐其洩漏或暗中擊殺或毒藥害之後陶氏說大臣使柳氏與之寶成婚既成婚後家中白日鬼行百般作祟禳禱無應將及三年之寶年二十五矣一日有僧手執鐵杖到門化緣柳氏素不禮僧道見此僧逐之僧卽舉杖欲擊家人奔告大臣大臣出謂僧曰你何故在此僧曰我要取一顆寶要折一枝柳大臣不會僧曰我要見你兒子大臣乃命之寶出見之寶乃謂僧曰爾到此何幹僧曰我來化緣之寶曰爾有何能敢到此化緣僧曰能消一切冤鬼之寶以僧言奇異乃引入內問之曰我家多冤鬼師能治乎

僧曰治鬼甚易先當治心心爲萬類之主心邪邪至心
正邪滅乃問如何是正心之法僧曰當存天理將天理
人心四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問如何作爲乃合天
理僧曰但當平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寶低頭半時
僧曰我來化緣你若肯捨諸鬼齊休若不肯捨未有了
期之寶曰欲化何物必當從命僧曰不化他物惟化柳
氏之寶曰柳氏乃我妻子如何可捨僧以杖點之寶心
曰天理人心你捨不得他人如何捨得之寶大驚僧遂
趨出隨出尋之已不見矣之寶乃獨坐自思深自悔過
乃曰人未得道心隨境轉今偶聞僧言發悔過心倘又

聞人惡言便遭沈溺矣不如到五臺訪此僧求自新法
屢次欲往父母不許在家三月餘日鬼魅日盛坐臥不
安之寶乃決曰今日如此境界尚不奮發一旦命盡被
黑業牽入地獄豈不大悔今只宜成就正果救度二親
若從一時之命苟且度日使同陷地獄是小順而大逆
也遂決意欲行京西山有碧雲寺其寺二僧一曰碧巖
一曰雲松二僧曾爲之寶前母金氏拜斗念經亦與之
寶相識乃到寺尋二僧時碧巖已死惟雲松在乃謂雲
松曰我欲到五臺幸隨我去雲松曰爾方年少欲見明
師我老矣雖死何恨遂同至五臺時有幻余禪師主化

徧觀僧眾不見前僧因留年餘聞雲栖有蓮池設教乃與雲松往遊蓮池問自何來之寶備述前事且求懺悔蓮池乃教之懺悔使行苦行三年披剃乃受大戒取名大惠雲松改名大慧大惠既出家終日念佛一日問師云念佛欲何爲師云念佛則成佛又問云大惠念佛幾時成佛師曰時時可成又問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師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遂有契悟雲松死大惠獨住雲栖十餘年後至金粟密雲問曰何來曰雲栖又問平日作什麼曰念佛曰爾試念看曰已念曰只恐不是曰和尚自家不是曰尚須喫痛棒隨眾作務去後參乾屎橛

未悟往黎山結庵而住直至崇禎二年間密雲在元墓乃往問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此語如何雲曰這里無水又無魚說什麼驚人稱意遂有醒悟回至黎山二年而死既死來見閻羅天子判官議曰少年雖造大惡終能悔悟出家未曾說法利人今去爲人有智慧而無厚福大惠言固不敢期厚福但一生出家未得大成願得長壽以成其志天子曰爾年止該五五今爾願修行其志可嘉增爲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害兄嫂與妻我願救此數人今不知皆歸何所願我託生得近于彼使得化導其心乃命判官告曰爾前母金氏

已託生沈氏碧巖雲松已爲其子爾父大臣以平生之孽墮爲女身因金氏一緣託生爲雲松之女汝今再當爲其子陶氏受餓鬼報畢今現爲驢身不可得見柳氏受餓鬼報畢託生爲豬又生爲羊又復爲豬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讓與母食而自飢死土神奏聞天子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復人身今已受女身與你尚有五年夫婦時判官言畢卽遣託生今爾身便是劉之寶書兄之時萬曆八年六月廿二日也故爾今年有此難本當身死以前生願力得免前妻周氏萬曆七年六月初七日受害舊年曾來爲禍但其受害非爾之故無深恨也你

今妻戚氏前生以藥酒害他成腹痛其怨未消尚欲爲難爾兄之麟冤氣既消亦將託生以平生有孽墮爲女身數該爲爾妹之女明年癸酉日當生爾今宿冤既消但二十年來未曾精進今去當日自努力勿退初心莫爲名利所敗莫爲欲愛所縛莫爲意氣所礙莫爲晏安所毒言畢喚一童子取一金盒至開盒取一花瓣置景範口卽能言拜謝畢遂問父親著落朱衣乃皺眉曰爾父死久矣景範乃言曾有二番書信朱衣曰二番書信一是你外祖所造醫生史完白知情一是爾同宗人所爲爾今回去當設靈供養休望他歸景範曰我父何罪

乃遭此難今其靈魂何在願得相見朱衣曰爾父遭難
乃六世以前之孽今生立心正直死歸神道三月間陞
淮安城隍矣爾但當存孝心修行正道日後得見今爾
母卽生前之父既墮女身當勸他回心向善他因前生
之孽當三世墮落今始落幽主一生不暢快二世落賤
主爲奴婢三世落橫主爲畜生畜生不修便有大苦不
可救矣速乘今生挽回爾外祖乃生前同伴今又受恩
亦急勸他回頭他在雲栖我曾教他金剛經千餘徧他
往石門結願在東高橋終日誦經每至五更眾人夢覺
之初心清淨時乃高聲擊柳念佛發人善念故今生受

福報得長生又其口信甚嚴故今出言有當爭訟得勝
但所信不大善根亦淺年過六旬善不補惡今生受報
已畢來生便落薄了又其積德不厚不能澤及後人除
却一人舉家之人皆非貧卽天爾回去教他速了自己
正事無涉他人閒務他因前生信力故早年作事勝人
今信根已壞爲人謀幹不但無功又招仇怨爾妻以一
念之孝頓消淫業得復人身但福力淺薄壽亦不永教
他急速返本免來生重受畜生爾弟雖無大成亦守家
之子大略如是言畢命童子引景範出外遊行奔走如
飛見罪囚數人至牢獄數處種種苦難今略存之有一

人反縛兩手肩上插一小旗旗書犯人鈕德甫呼景範曰我與爾同鄉里幸救我景範謝不能又一姓某言我當爲豬以臨終盡心喫素一月得爲狗矣又一金某臥汗穢中言我以平生貪酒至此又一沈某自粘牆上喉中穿刀景範心發慈悲念佛數聲其刀自落又一室甚大牆中地下有刀箭飛出穿入人身壁書數人名童子指曰此陳允思在此今已出王某當入此周化機陽壽未盡未來景範曰陽人何以先書于此童子曰陰司考生人之罪當入何獄卽定其名於何獄若又造重罪更移別所若有善功卽爲削罪皆于生時先定不待旣死

乃復至殿前拜辭。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範卽拜僧曰：承師引我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栖大慶當年與爾同事，與大淨大善同爾四人往參大智景範。曰：來時聞師經聲心痛頓愈，此乃甚奇。僧曰：爾不知麼？經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又曰：此經爾外祖念成，差誤又失一忍字，爾何不言？景範曰：向不知，今去當言之。又曰：今去當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善雖多，皆僞，必不成德。且神明忌淫，又當除淫，淫乃身心兼害。若除淫則諸惡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關頭，修行起手處，爾當行之。然須求明師指點，住深山養靜方

好若在家被塵緣汨沒便自誤了世間居塵不染的能有幾箇景範曰是是我謹受教正言間又人言大師到了景範仰首見雲中一老僧端坐持珠拜求教誨師曰南無佛旁一人曰承師開示何不拜謝景範乃拜之師伸手劈頭一下云記取景範忽驚醒乃天已明所病頓忘遂披衣起與家中人說所見隨以筆記之時壬辰年十月初一日也。景範自注云諸獄中人細訪之皆係朋友親戚恐有不便故但存其姓餘不敢妄一字又松陵錢德唯序略曰景範父瑞卿名古鑑邑庠生卽所稱陞淮安城隍者也瑞卿贅於平望徐南川家故瑞卿爲

平望人乙酉秋瑞卿遇亂兵被執以南景範年十五矣號泣思父至嘔血不食南川恐其傷生偽作瑞卿書慰焉朱衣人所謂醫生史完白知情者也初瑞卿存亡景範未審而聞喪自朱衣人始南川則再來雲松是也子里人吳文可實娶景範妹卽所云劉之麟爲爾妹女明年癸酉日生今癸巳歲正月六日癸酉始立春文可果舉一女益足見其不爽云

震澤縣志順治十四年丁酉南北榜多關節中式科臣特疏指參江甯主考俱立決房考絞舉子被論者流甯古塔父母妻子兄弟皆連坐吳江中式者四人錢威吳兆

卷十二
騫莊允堡吳蘭友皆在案發遣威實公取經元兆騫才士時甚惜之後兆騫允堡並以贖得復籍

費恭庵日記順治庚子七月差滿洲餉部邊蔡二人臨湖州查已赦錢糧程安二縣紳衿幾受大禍諸生中貧不能完者十之二三有同袍嚴蔚宗名書開者倡議助納各自通知親族及相好者俱驚懼大約欠銀分釐願出兩許而朱佑明助銀五百兩董惟儒助銀五百兩故得以大費成事嚴蔚宗代完又約五千金其餘衿袍總無有不費者

楊鳳苞紀孔孟文事孔孟文者字元章父爲瘍醫名襟海

不知何許人與湖州府城西門外郁大和者友善遂寓
居焉襟海死孟文爲僧于長興弁山之土穀祠往來諸
山寨中游說於時魏雪竇爲東門令史凌祥字贅堦聯
絡山海想得一當與思溪錢纘曾允武爲密友以故孟
文得交于二人後孟文盜劫一僧舍事敗二人皆薄之
孟文昵一沙彌貌姣好祠之鄰近有貢生潘龍基見而
悅之會孟文犯淫戒遂發其事于官知長興縣事葉文
鳳責逐出境外乃挂搭于龍華寺爲堂頭元素位下知
客改名雪林一日龍基至寺孟文哀之不聽復揭其短
于元素以是不容于叢林遂徧于交游乞助資裝允武

雪竇以其屢敗檢也予之稍薄孟文銜焉遁至溫州得海中倡義者確耗并內地通海者出入徑路遂假稱是海中大帥某某皆出某麾下又偽造一冊云儲峙屯某島士卒營某嶼戰艦泊某畧因與眾有隙脫身來投誠是時 章皇帝初晏駕 顧命四大臣秉政鎮江將軍劉某在鎮數年無寸功方奉 嚴旨戒飭思立一奇功以自結于四大臣孟文服僧服去襟袖作馬上衣狀投劉標下劉問狀孟文言海外之難平皆因內地之人運糧餉資軍裝爲之接應耳內間去外寇可立破也劉喜卽疏題驛召孟文至京師 陛見 賜弓刀裘馬寵遇

甚隆當初首告時尙圖訛詐故舛其名以錢允武爲錢雲五魏雪竇爲魏西斗潘龍基爲潘倫吉浙撫以無其人覆部時在順治十八年辛丑夏也而錢魏不知省未及行賄于孟文越半載遂易眞名注明地址行鎮浙將軍柯奎密拏矣是年十二月將軍發旗下披甲五百人掩至魏錢已先逸去僅執龍基赴杭允武跳身至晟舍閔氏畱一宿閔兄弟俱連坐瘐死于獄又至南潯朱少師文肅之孫某許遂被執朱亦坐絞雪竇遁之山陰祁氏爲邏者縛去三家俱籍沒妻子流徙次年壬寅康熙改元之二月錢魏潘三人皆被慘法死于杭祥宇坐絞

復株連允武之族人价人亦論死右據潘居貞菊旃日記及無名氏湖城大獄記二書述其大略如此。又題河渭間集後河渭間集選十卷歸安錢价人瞻百撰慈溪魏耕白衣爲之序按瞻百居歸安思溪兵部武選郎中鎮之曾孫巡撫山東僉都御史士完之孫吏部文選郎中元慤之子家世華膺少工文詞與同產弟三人並以詩名斤斤守唐法稱同調者族人纘曾允武及白衣寓公也明季數試于布政司不遇 國初郡人立字社推爲領袖與吳磐大雍爭雄長至訟之大府弟子著錄甚多嚴我斯徐倬兩侍郎爲之冠歸安知縣吳之榮者

貪而很時比之國狗之瘕以賊敗遇赦出獄豔瞻百富
厚誣以屢年賦稅已所代納而恫喝之錢亦訴之上官
方相持不下而是時允武白衣通書于延平爲孔孟文
首告之榮因搆于將軍柯奎謂其累世顯宦家富不貲
連絡山海妄思噓燼瞻百主謀而二人特爲之奔走耳
瞻百語多不屈遂坐慘法死于杭時康熙壬寅二月也
籍其家例中分罪人貲產給首告人之榮得其家之半
以去妻子徙邊弟虞仲方叔丹季皆長流甯古塔三人
之戍所與張坦公姚琢之吳漢槎錢德維爲七子之會
見秋笈集吳興詩話謂僉都官文選郎則以子之官移

之父謬矣又謂虞仲父驕縱爲莊氏史案株連吏部東
林遺老鼎革後灌園石隱而卒未聞驕縱史案事發在
壬寅之秋錢氏家門已滅抑更謬矣。再攷前人敘錢
魏事紀年多誤全謝山雪竇山人墳版謂孟文自延平
來以蠟書首告乃襲溫晒園南疆逸史之誤又謂事在
癸卯則更謬甚又祁六公子墓碣銘則云壬寅首告而
竹垞貞毅先生墓表云二人坐慘法死在壬寅六月朔
亦皆非也蓋發難于辛丑夏結案于壬寅春耳

按朱文肅公之

孫名錫如據朱氏譜錫如卒于康熙元年六月初一日則竹垞之說似不誤

沈登瀛南溟詩文集錄玉汝沈老先生七袞壽序康熙六

年歲次丁未季春鄒山通家眷社小弟萬言拜書按玉

汝先生名皇玉與瀛家同籍吳江之震澤鎮

未分縣時

而非

一宗 國初寓居于潯之墨溪與張閒鶴先生輩稱石

交蓋亦明之遺老也余既得見閒鶴所贈蘭石卷子于

先生文孫退甫處復叩以先生事蹟退甫遂錄此文以

示余余曰非特玉汝先生當補入吾潯寓賢傳若萬先

生者又其一矣觀序文中日造余室句不曰余寓可知

不僅作數日留不知其何由而至潯畱幾時而去也

丁氏支譜七世有五學錄諱時庸仕明國子學錄始自吳

江儒林里遷裘莊十七世夢蘭字彌高年十九父卒卽

點白糧解戶時當此役者嘗至破家不得已就試學憲
補弟子員此役例應優免懇于府縣不允力懇學憲糧
道轉詳總漕幸而得免家貲耗費已不少矣入泮後益
研經史與游鎮殷价人吳恭簡董帷儒七里溫令威令
嘉友善娶潞村慎氏治家整肅嘗攜子返母家其子偶
于地板下得古錢一大篋慎氏曰此非吾家物勿妄取
子亦凜然不取一文其清操如此次子人傑字俊公始
遷西柵米廊下少時寄居北柵范梅屏家有婢相謔以
非禮責之婢慚而退一日遇表姪宋某癡立道左問其
故曰無以自存意欲投河乃委曲勸諭爲之籌資生之

策其後宋亦小康云

計發魚計軒詩話閩州人

南仲

居晟舍爲冢宰某公諸孫

天姿超絕書一過終身不忘世變後家苦貧乏幾無以
自存嘗詭他姓借其配自鬻于塘棲大姓所著有碎金
集寒玉居集潘太守

尚仁

刻于淮陰詩特悽豔動人

南潯備志

嚴鐵橋丈可均曰姚經書名淳楫

或作楫
楫謫

順治

康熙間南潯詩老也五律如幽花隨地發野果隔垣垂
漉藥螳避穴移樹鳥迷巢七律如窗虛正好看山坐榻
靜偏宜聽雨眠絕句如水雲深處無人住我慣尋幽占
得來草草結茅臨碧澗小扉剛好對山開皆清穩可誦

有水雲草不傳今人尠能舉其姓名矣

志餘五

汪曰楨撰

南潯鎮志卅七

顧炎武書吳潘自中書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旣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寶錄復芻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子服其精審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籠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邱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禎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

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寵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罐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旣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

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
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
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
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鑑之墓焚其骨
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鞫
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
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
篤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
子一至其家子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
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脫稟又假子所蓄書千餘卷

盡亾子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
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費恭庵日記順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湖城逆書案起烏
程南溟相國朱文肅名國禎博學多著述有良史才作
明書大事記大政記大訓記俱係天啓時所刻又有明
書一部倣史記廿一史例未刊然其論贊大抵俱稱朱
史氏其未刻之明史亦然相國沒後其諸孫貧因以其
稟出售於人溟中有貢生莊允城者字君維家富長子
子襄名廷鑑有才而瞽欲以瞽史自居購得此書稟乃
聘諸名士茅元銘吳炎吳楚吳之銘吳之鎔張雋唐元

樓巖雲起韋全祐蔣麟徵潘檉章約十六七人羣爲刪
潤論斷又以史中未備者采鄉先達茅瑞徵五芝紀事
及明末啟禎遺事名曰明史輯略求庚辰進士李令哲
爲之序刊成於庚子冬發賣而湖府學教授趙君宋溫
州拔貢極生事害人者適杭州舉人查繼佐字伊璜貢
生范驥字文白陸圻字麗京三人夙有文望莊欲借其
名刊之參訂姓氏中三人以不相聞且未見書十二月
遂具檢明呈於學道胡尚衡批湖州府學查報趙卽刻
買書一部係葉聖基店
賣價銀六兩命本學廩生俞世禎卽陳旦升
係杭州人爲之檢閱磨勘摘出數十條出榜列於學門

又爲通詳莊遂告君宋於守道莊係大有力者向拜前
守道現任通政司王元祚門下卽將書三部呈送通政
司禮部察院三衙門謂事可消弭矣乃本府知府陳永
命係壬辰旂下進士由庶吉士升任其本房師李廷樞
爲江南吳江人丙戌進士翰林前任浙江糧道與歸安
知縣吳之榮對揭俱問絞赦出聞趙君宋發莊事亦買
書一部在袁祥甫店與掌店王起蛟買至陳府衙中謂奇貨可居也苞
苴到與陳共烹之乃莊託府書周國泰餽陳數千金陳
竟弔出書板劈毀置庫李竟無所獲遂將此書轉交吳
之榮蓋先與吳訟俱議絞赦後復相好結姻也吳挾以

詐莊而莊不應遂搆鎮浙將軍柯奎莊託府諸生徐秩
三名典者轉央松江提督梁化鳳致書餽禮於柯事竟
解而之榮益憤竟親之莊家冀其稍餽以解慙而莊復
告於守道張武烈謂罪令贓私既完相應離任何得踞
任詐人無已守道亦恨之榮在湖州橫詐三年得贓約
數十萬遂立押出境吳憤極復圖詐朱佑明董帷儒董
應命朱見莊得勢且其子彥紹謂佑明云以罪令圖詐
數千金卽應之萬一現任撫督提營羣起效尤竟以家
業讓之乎朱亦遂不應吳登朱莊之門兩家男人躲避
令婦女數十人羣詈之而守道差官兵衙役數十朱

莊賄之立時逐押境外直過吳江始回吳之榮必欲雪恨隨進都竟構旂下以造寫逆書爲題而加朱史氏卽朱佑明刊一條增入書內首於刑部康熙元年冬初差滿官羅多等至湖府庫中弔板新任知府譚希閔字九子丁亥進士方到任未及數月實不知情而刑廳李煥甯國人壬辰進士在任甚風力有才獨專任書吏施鯨伯當趙君宋通詳時莊託施鯨伯賄之因批其文書云此書旣經呈報通政司禮部都察院三衙門已非祕書等語本年冬盡莊允城到京瘐死於獄磔其尸而次年正月二十日滿官絕早到湖州閉城門吳戴兩滿官帶

旂下披甲數百并杭嚴道及部撫標兵又數百人令城中文武各官分頭密拏城中所親見者長橋李霜回家父子兄弟祖孫奴僕內外男女家口約數百十人俱就縛上冊內中尙有來拜年親戚及鄰舍來看者俱并擒縛其餘南潯朱莊各家又拏數百十人○先是吳之榮專恨莊與朱二人而其餘參訂姓氏俱與之無仇恨故將序文及參訂諸人數頁俱扯毀而僅將朱史氏卽朱佑明改刊一條呈首迨諸犯解到杭州俱在滿洲營內看守鎖禁適朱佑明與趙君宋同係一處營兵看守朱知趙爲首先舉發者遂告趙云趙老翁係有功之人必

受重賞若得救我一家情愿分以家貲之半趙貪其貲數十萬至審時遂云此書不全姓名亦不甚的確犯人
有書一部業經細查姓名一些不錯蓋以其書中朱史氏下無卽朱佑明四字也二滿官督撫卽令杭嚴驛傳
二道帶兵丁衙役鎖押趙君宋至湖府學署內起書一
部在壁廚內取出押解到案而參訂十八人及李霜回
俱全家抄滅連及親戚交鄰不知幾千百人而趙君宋
亦以藏書之家處斬矣蓋吳之榮向與李霜回相與故
首時批去序文因在京夾莊允城故招出李霜回做序
文因而李有名指捉然未嘗實見序文莊已先死吳不

能折對李尚可游移也自趙書一出而無可救矣○朱佑明作孽深重天道難以挽回當時已尋頭路救解弄巧成拙時撫院朱昌祚亦係旂下其標下傳宣龔廷元名黃武進士金華人係湖州潘協鎮女夫佑明業已尋渠關通於撫院以數萬金僅一身流徙不累家口不致籍沒已議定押起矣乃佑明之子念紹爲杭州壬辰進士王羽之妹夫王尋南關圖賴託其賂救竟致兩滿洲吳戴二人謂路又真價又省於朱撫院遂悔前議昌祚大恨立至戴吳處告云杭州人鬩傳朱佑明爲敵國之富今以百萬託南關圖賴來賄囑兩位老爺求免他這

原告吳之榮不是好人恐其首發我輩俱要死了這禍事不小特來報知言未終而圖至戴吳二人指天誓日不容圖開口而去隨帶朱佑明出審細問逆書情事始末幾時造寫起的朱誤以爲關節已到囚云此前朝朱相國所作故稱朱史氏其子孫窮了將這槩本賣與莊允城莊廷鑑莊廷鉞家因請了一夥有才學的共造成了刻的小的是不識字的如何曉得造又問云你既不在裏內造如何得知明白朱佑明云因同在南潯鎮住所以曉得又問你既知得明白如何不出首朱云不曉裏邊寫的字所以不首朱昌祚云明係知情同謀寫造

的因令吳之榮與朱佑明對質佑明復辨非朱史氏甚力其卽朱佑明四字係吳改刻添上誣陷的吳之榮云板上張張有清美堂三字今朱佑明南潯屋內現挂清美堂在上何得狡辨因立差杭巖驛傳二道帶領官兵衙役同協鎮高鼎及烏程知縣鄭宗圭總捕顧五經等同到南潯朱佑明家起扁到杭遂定獄矣蓋此時湖守道張武烈湖州府譚希閔刑廳李煥俱鎖押在營故僅差杭巖等官耳○朱佑明原住石橋浦祖上世爲木匠其父亦作木匠至其兄始爲商於楚中及景德鎮買碗遂積貲至八千餘金明崇禎間其兄死將貲交與佑明

蓋兄弟同居共爨者也到明末佑明家有十餘萬矣將國變其門下估客皆欲避亂恐貨不交出異日萬一失所悉將碗貨及藥材各項桐油染料等項俱交與佑明後各處亂離商貨不通頓高十餘倍由是而其家貲竟有百萬矣張雪封以兄之子妻其次子彥紹甚趨奉雪封雪封之弟南紀素豪橫以趨奉者降於雪封一等南紀遂大恨時杭之督織造者爲太監盧九德當時取各府富戶爲局內堂長掌買絲供役朱佑明以富充局內堂長而石橋浦臨太湖盜賊出沒其間佑明以上供絲斤恐有疎虞因招募武勇置買備盜軍器鎗刀炮銃之

類無不備具張南紀遂搆分守道史儒綱

溧陽人在洪督師標下效

勞升是缺謂其私蓄軍器儒綱卽點兵役明早出城而標下

聽用潘戒如者連夜先洩其機於佑明佑明卽將所有軍器悉投之太湖中儒綱至徧搜無獲而兵役見絲斤貨物之類烏能無染佑明立報九德具疏參拏儒綱以朝廷職員搶奪御用袍絲下獄擬斬後遇赦減等改絞囹圄五六年恩赦免死由是而佑明勢燄彌天草菅民命至罪惡貫盈天乃假手於吳之榮耳

丙申年與嫡姪朱繹

先號克燕者分家僅以五萬金與之釋先訟於張知府謂家貲三百萬以上俱克燕口述者○朱佑

明以石橋浦臨太湖防盜戒心遂買南潯董氏大宅費

數萬金改造每門必內外開合兩重釘以石外加鐵皮包裹真大盜而無畏者諸大家莫不與之婚姻在城若張若姚若潘杭州則王曹溪則金時金太傅家居在籍朱佑明南潯屋既落成因邀金至潯看新屋張戲留飲數日金宴畢歸諸子歧朱漢充迎問朱之新屋何如金云在一大貨船中住數日耳諸子問故金云在浪船卽有一扁矣朱聞貨船之說則大惡適其甥韋甲曾買朱相國家堂扁一張題名清美乃董思白的筆款書朱老年親臺乃天然湊巧者韋甥卽以送佑明挂堂中今各官押吳之榮同至朱屋取其扁去對簿朱無可置辨遂

問朱凌遲三子及姪繹先俱斬妻女俱配旂家產籍沒

○吳之榮又質將軍柯奎聽梁化鳳情乃徐秩三領莊

允城拜梁門下受賄發書與柯奎奎聽情竟不理逆書

事因提梁至杭質對柯奎爲吳之榮折倒不能隱諱化

鳳係大功臣且重費因得對筆跡謂非梁手書係徐秩

三假捏者乃將徐秩三解京處斬柯奎以滿人不識漢

字免死革其將軍歸旂以上乃徐秩三之父徐戩生所

父號培元在湖述徐名寶扶松江人湖諸生其

城行醫有名 ○李霜回名令哲天啓甲子舉人榜名

木實後改名本實字木生最後改今名中庚辰進士頗

有文名知江陰縣壬午分房取張星瑞戚藩史燧等皆

知名士也。宏光時升禮部主事。順治甲午乙未後已病。瞽不能出門。而莊君維之書成。須一序文。時廷鑑已死。其次子廷鉞。字左黃。與費夔一名爾莊者。結徵書社。有名。因欲費韞生撰序。而君維以韞生無文名。遂用李霜回。而李次子宏士。號初燾。亦係左黃同社。以四幣十二金送李。而宏士又減半呈父。遂庚子同年。陶子固名鑄者。代作左黃。又欲列夔一於參訂。姓氏內適夔一至。潯中延款而夔一多言好喧。席終夜號。呶君維以其狂易輕薄。遂不列名。霜回當壬寅秋間。吳之榮有舉首事。謀以千金令陳紫崧至都。求吳救解約。已定。至次日而

出之吝也事敗其室中所藏竟爲姚子莊承佃而得人
皆云李之先世爲訟師故有此慘報也霜回二弟次名
雲木歸安學生三素有疾赤貧李之家人視之同豚犬
後竟同誅夷陳紫菘云其家中不孝不弟慘薄之甚原
屬不祥雲木有官銀飛出求救於霜回乃以舊圓領數
事令當追籍沒則家貲亦數萬金其烏盆巷書屋名是
山者所藏悉爲姚子莊所有且平素有公事會議默無
一語公書公啓槩不與名其謹慎畏蒞無過之者而竟
掇大禍如此

此皆潘孔遠所言莊
左黃乃孔遠之婿

○陳紫菘爲李氏嫡

親表弟待之素厚後籍沒時皆其經理李長孫書垂年

二十餘應斬紫菘與費恭菴商議費貲改名王綸又買
出一愍不畏死之金佩源假姓王認之爲姪因得免殺
而李之嫡長媳姚氏係吏科姚敬與女姚恐禍及之遂
令伊女認爲繼子卽書垂所生親母也部撫審經十餘
次佩源亦數受刑訊抵死不改口謂我王家兩代惟此
一子因與李有表親暫時過繼一番適到李家拜年故
并捉之在內的姚氏亦供自幼過繼者因得免死充軍
書垂爲塔下徐君房婿相聞討差回南已入贅生一子
今聞書垂已死於關外又(送)士一子方五六歲爲道場
山王大才妻所乳向定吳青雲女當捉時幸逃出流離

瑣尾今聞已畢姻。○陳永命既受莊氏之賄，追板劈毀置庫，還李廷樞之原書。李遂轉構前縣吳之榮，之榮在湖先已詐人三年，此書入手而大禍遂起矣。之榮首莊允城朱佑明查伊璜等共造此書至公庭質對，亦敵定查伊璜等主筆，查以遞檢明呈於學道胡尚衡。吳復質其不首於督撫而獨首於學道，明係借此得賊名實，兩遂之計。況此書實係查等主筆做成的，以故學道胡尚衡以其不卽申督撫弔書查究，著鎖禁看守在營守道張武烈以趙君宋申詳不卽查究轉報督撫，反准莊允城告吳之榮詞俱著鎖禁看守在營，兩道俱重費乃得。

辨明免死復任而知府譚希閔以逆書板在庫不行舉首譚云係前府陳永命事弔庫吏周國泰詰問則云已有陳知府交盤冊存莊允城家明書板一副遂以知情不發絞死湖推官李煥以批趙君宋詳文有呈送通政司禮部察院三衙門字樣謂之故縱亦絞蓋三衙門官重費故殺李以滅其口也署烏程縣學歸安訓導王兆禎訓學不半月而事起發莊廷鉞到學取收管時莊允城已拏解京壬寅十月也學中無監舖令該路門斗鄧攸之看守莊族人及戈明甫等共六人寫一保狀保去而莊廷鉞以父允城隨滿官吳多等拏去放心不下卽

連夜進都適歲暮莊允城瘐死已剝尸廷鉞收其骨肉
至次年癸卯二月復到浙投到而浙省督撫及滿官已
拏縱放教官王兆禎看守鎖禁在營後兆禎絞死原保
莊姓生員俱書中參訂有名五人皆凌遲其保人戈明
甫亦斬當時查伊璜看守鎖禁在營無計可施只得飛
差人到廣中總兵吳六奇處求救得免於難。吳六奇
者不知何許人二十餘年前查伊璜在家值冬盡大雪
查結社做會送客出門見門外一少年丐者僵臥雪中
查訝問之彼云貧甚衣食不給查命之進舍問其所能
則云但能飲酒不醉耳查酒量頗高遂畱之與以敝衣

履快飲三日。至天霽，贈以數金而去。亦不問其姓名。住址至順治末，已越二十年。查有相好在廣中作縣，因游於廣，在城中過適。一大官過查，立道旁。大官在轎中見查，卽命從人來問云：「此非浙江海甯查翁乎？」查答云：「是也。」遂以騎拉查進署，因跪拜。查皇恐不知何故，彼云：「故人也。」甯忘之乎？查云：「實健忘，不識荆州矣。」彼云：「在宅上快飲三日，何遽忘之？」查豪飲者，無日不挾客以醉，因只想衣冠交游者，茫然無以應。彼云：「我吳六奇也，在平南王下爲兩廣提督，當二十年前雪中僵臥，曾畱飲，復相贈。」久圖報，今幸相遇，殆天緣也。查方想及昔日之丐者矣。

被畱署中盤桓謂查云汝相好所贈有限我藩下浙省有當舖估客卽寫會票贈以千金而裘馬衣裝盤費又及千金查夢想不及獲此大利然見其威勢赫奕亦不敢細問其二十年來行事也自查爲逆書事危急令人飛騎到廣當時平南勢正盛吳卽爲營解故滿官督撫上本俱依吳之榮口供謂係同謀造逆而定案時則以查伊璜等三人雖不比吳之榮之發覺亦係首事之人依律頒賞故吳之榮廕官拜他給與朱莊各犯財產十分之一查伊璜范文白陸麗京亦稍頒給什物器用余親見船泊慈感寺前領朱莊廚桌家伙什物約十餘舟

載去轉禍爲福眞回天手段也至康熙戊申夏湖州府

吳綺豪華甚查與之有交帶女戲一班到湖寓金婆樓

沈敬所家余友倪東萊名滄者歸安學諸生特投晚生

刺面詢吳六奇事而查自述其情事如此按鈕琇觚賸

筆記蒲松齡聊齋志異汪价嘯旨記六奇事並與此大

同小異唯吳騫拜經樓詩話據查繼佐所作敬修堂同

學出處偶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湖鎮吳葛如以厚幣邀

余至其軍又云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

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因謂出于傳聞之

過或以其旣貴而爲之諱皆未可定今攷秀水沈起記

丐夫陸晉事云武林畏吾寺山門之側有異人焉喜爲

乞姓名不傳破袋竹筒每掛書一卷倚徙市門出書朗

誦見者笑之東山查伊璜先生曾敘其事云庚午余就

秋試寓寺中偶出見丐異之急前揖丐遂抗禮不下

日世無知我公等差可與言余固懇請釋丐而借吾游

爲之櫛髮濯體解衣飾之問其姓氏家世不答因從同

乞者得其故係新安世族陸晉也余同人中董治升願
饒于貲乃迎養晉于治升家強之就童子試得高掇及
再試僞赴而野脫主人供奉甚豐終不樂也乃謀于余
余曰君家多大紀綱勉集一鄉塾請晉爲塾師出入民
間可自便晉欣然從之值寒食晉假館事過東山草堂
索余詩稿而去至重九余過治升家訪晉治升頓蹙曰
晉昨晨起不告我竟去不取束脯棄其衣履并東山詩
稿亦隨之夫矣是後西北多事傳聞不一或云自浙而
楚而豫而燕出關東遂爲潯陽人竟不知所終及東山
累于簿案拘繫司寇相傳有于旗員之側百口先生冤
者以是對簿時筆帖式下階向先生問安先生漠不解
何意既雷北司火房復有人傳語云公幸無恙前所借
詩稿尚在也而晉卒不見東山吳越人皆傳吳潮
陽六奇非也按起爲繼佐門人所記似當得實 ○壬

寅秋朱撫院委刑廳李煥觀風而夔一以多奪桌檯與
趙君宋相鬪夔一云莊君維莊左黃爲汝所詐我費夔
一不怕汝也君宋遂扭夔一稟煥煥云我知爾爲公子

何得如此放肆衆友爲之跪稟得釋至癸卯正月逆書之獄起莊左黃李宏士輩俱與夔一至交而趙君宋又與有隙惴惴不甯甯白二月至五月逃居沈秋湄家直至五月廿六獄決諸人俱死始回來○戈明甫者烏程縣民壯專差牛稅當稅牌莊君維南潯有油車當舖故戈時至其家戈亦善事莊故莊待之加禮貌適南潯有釘柵結甲事在祇園寺公議莊以齒長居首席其下則金跋宋金漢充陸與口董帷儒等約十餘人在座時縣中有差船十餘駐泊羣居小慧謂人能到寺中與諸人作揖就座者衆當釀分設席雇妓陪酒陪宿戈云我能之

卽到寺見莊君維莊素與往來禮貌之起與之揖讓以
賓禮而其餘以次照莊逸揖拱之上坐戈卽辭出眾差
俱歡呼釀分未免聲張而金僕在船者與差船同駐聞
其事卽縛戈過船俟跂宋兄弟回船發落眾差大窘隨
令人密報君維君維卽告金云適有一戈姓與寒家有
表親分尊在城中住弟挽之完錢糧實非衙役也適其
鄰居有差船到鎮附舟到弟處有所言故來至此弟與
之折承諸公皆禮貌之茲聞金老先生尊管縛之過船
還求推弟薄面釋之金昆弟原未嘗知卽喝僕輩釋之
戈得周旋體面銘感異常故壬寅冬烏程縣押莊左黃

取保已有莊氏生員五人必要無前程者一人徧求未得其人戈感恩卽時應命俄左黃卽逃至京而戈竟以縱放重犯殺身也○陳永命旗下人壬辰進士由庶吉士轉部屬升湖州知府居官甚嚴酷且貪其房師李廷樞以明書輯略構詐莊君維陳之庫吏周國泰受莊託賄永命數千金遂追書板榜毀將原書回還廷樞訖廷樞復轉構吳之榮起逆書大獄壬寅冬永命奪官去至山東臺兒莊聞吳之榮首逆書事懼罪自縊死店中後追其尸柩到杭州磔尸爲三十六塊其弟江甯知縣陳永賴亦斬妻子俱配旗下爲奴○李廷樞江南震澤人

丙戌進士由庶吉士陞編修歷浙江糧道與歸安縣知縣吳之榮相惡時例浙有兩糧道一則卸糧舟進京一則在省督次年運壬辰冬押糧之道旗下人在省者爲廷樞之榮以廷樞未當事餽禮甚菲廷樞怒責之之榮遂大詬詈廷樞因與歸安學諸生張枚生名辰生者素相識遂託之尋之榮款送廷樞揭參之榮知其情乃脅枚生尋廷樞款亦對揭之於督撫兩皆題參革職俱審實擬絞在獄五六年後遇恩赦免死遂復與之榮聯姻因而起逆書之禍後審時以廷樞不自爲發覺乃轉託之榮責四十板將擬以罪之榮爲之苦懇謂非廷樞

以書託我首我何由首發彼因病不能到京耳乃免其罪而以書估王雲蛟處斬○吳之榮江西撫州人順治庚寅任歸安知縣有才而敢作敢爲糧道李廷樞揭參之庚子年遇赦出獄坐賊八萬時刑廳所任之書辦施鯨伯向係縣糧書爲之榮寵任者隨卽以里民出名謂感吳恩德情愿樂輸乞令吳到湖賊可立還煥爲之具申督撫允詳之榮遂至湖州擇人而噬富民大家臥不貼席日日捏人拷詐多者數千少亦累百在湖三年所詐之贓約數十萬最後忌詐莊允城朱佑明等不遂而有首逆書之事流毒數十家殺人無算○李煥甯國人

壬辰進士初選江西某府推官分房取中張貞生後爲
戊戌科會元因丁艱起補湖州府推官順治庚子春任
居官甚風力言辭忼慨上官甚重之惜領聽衙役遂爲
書辨施鯨伯所誤莊允城明書爲趙君宋通詳到案刑
廳爲督撫耳目遂重賂之其詳文批出這書送呈通政
司禮部都察院三衙門後事發三衙門重費隱諱其事
因欲滅其口讞詞遂云李煥故批三衙門字樣擬絞而
死○譚希閔字九子揚州人丁亥進士任浙江推官甲
午分房取中吳光沈彫凌焜潘嗣德後升卿至康熙壬
寅夏末任湖州知府居官清慎仁慈不數月而逆書案

起都中差滿官到湖弔板譚尚未知此事審時謂汝爲
知府乃不知府內庫中事問庫吏周國泰則云交盤冊
上寫明蓋國泰卽前任陳永命之通賄者也因卽擬絞
於五月廿六日同李煥王兆禎俱死於杭州錢塘門外
○李繼白乙未進士爲蘇州澹墅關主事以買明書處
斬以藏書之家不行首發也其餘買書者亦皆盡斬以
未詳名氏不記○陸璘字湘遠南潯人出入莊君維之
門明史紀略璘爲總裁尋館於蘇州之徐氏主人富而
有勢璘淫其閨女主人恨甚重費以劣行告學道黜革
批府陳永命究擬此庚子夏事君維刊去其名而不意

刊去反以爲福也

陳寅清榴龕隨筆烏程朱文肅國禎致政家居畱心史事
所著有大事記其已付剞劂者謂之史概未刻者尚多
也祕藏于家後因寇盜有莊氏質朱氏之居其子子相
廷鑾偶見此書竊爲已有招集知名之士妄以己意增
損于其間而朱氏原本遂汨沒矣子相旣死乃父君維
允城於鎮北園通庵召匠刻之凡五年而告成號曰明
書不知利害冒昧從事且自以爲不世之業誇張其事
一時趨附廁名于其間豈知遂召大禍也先君子每扼
腕太息曰可惜文肅公一生心血付之東流然取非其

有立名非眞者定有奇禍天理昭昭可畏也○朱氏之書至啟禎兩朝而止耳竊之者子相也續之者所聘諸子也受其子臨死之屬而必欲刻之者君維也與其幼子左黃廷鉞無與也左黃一紉袴少年耳當科試不得意其妻爲買妾以娛之建百尺樓于後圃雜蓺花木日與文士豪飲于其中刻百尺樓詩草乃父聞之弗善也後爲兵備使者所賞相見畱茶款語父乃大悅及父就逮左黃隨護維謹及見司敗已喑不能言乃頭觸獄門而死左黃頭棘無可爲計疾馳至通州而籍沒之令下族屬無噍類兼及朱响响湖濱人家故微賤以入貲貢

凡商賈經營無不負其金冀三倍之息以此自雄其視
令長蔑如也言利析秋毫而于文墨之事則無涉也亦
以得罪歸安令指爲逆書有名并其三子俱就逮家人
烏獸散封樁庫廩盡入于官左黃知事不可爲恐累及
親鄰遂自呈身是時部撫司道郡縣守令僚佐俱在潯
鎮以民居作公館者十有一所聞左黃歸蜂擁之去絕
無他言惟有歛命投誠而已惟力辨與朱响父子無涉
始終無異詞當事者莫不偉之至于朱响素行以貲傲
睨一世父子駢戮妻孥皆徙極邊非不幸也○莊氏居
潯未久因其饒于貲故世情不替初發難爲歸安令令

吳姓故墨吏也不過爲恐喝之詞以幸升斗耳而君維
卽挾書入長安草疏欲上陳輦下諸公曼詞慰遣之時
子居西村君維歸以疏稿示余自以爲無恙矣而墨令
乃拮據其書中悖亂之語以達于部使者部使者不敢
隱上之於 朝而獄不可解矣○聞之前人曰書中無
志表帝紀世家止有列傳卽王陽明一傳有上下卷共
三百餘頁其冗長無體裁可知已所謂三長五難者安
在也○事在辛丑之春決獄在癸卯之秋潘吳諸子在
獄日以賦詩爲事時余寓鳧溪而戴子芸野笠館于廟
址之南相距里許時相過從得見諸子傳出音訊詩篇

及既授命芸野爲潘吳立傳獨于左黃則言其少年游冶至于慷慨激烈力辨朱岫之冤則未之悉也余爲備述其故芸野始爲改竄成篇是夜余夢已身在一荷亭之上左黃在水次搏頽謝余余急起掖之則已沈水中矣次日與芸野言共嗟異之○蔣西宿麟徵一字轅文爲蔣儀仲之子姬載先生之猶子也詩文敏妙風儀秀穎莊氏招之初不願就爲貧所累不得已而赴命之作文不容留稿恐其竊歸也并禁其出入苦不可言痛哭辭去後竟及難○張文通館于莊氏草稿皆作細楷時子相已死矣張以有明一代理學諸儒無人作傳故勉

應之亦不虞其至是也聞其膝上有淡墨痕成都楊慎四字○張非仲雋一名僧願一字文通爲博士弟子員于經史百家無不得其旨趣所與游皆名彥樓居積書甚富手錄者千餘卷擁列左右已則坐臥其中後爲莊氏所招作有明理學諸人傳其稿另錄出名曰與斯集禍未發時已知其非逃于僧舍年已七十餘丁母憂熒然縞素有詩云空樓獨夜雨牀牀卻把平生細較量災異日新憂患短悲歌不足寤思長曾無入巷哀王烈徒有地娘學范滂好个與斯題目在輕謳緩板赴非場就逮時談笑自若與潘吳諸人同死所著有西廬詩草四

卷○董誦孫二酉少有神童之名學問淵博與周安節相善倡和勤詩箋書法亦精妙史事發時沒已三年矣發冢斫棺子濯萬與沂九歲有感懷五言古詩四章顧茂倫爲之跋亦英品也及禍至從容就縛士林惜之○潘力田程章居平望藏書千卷善著述有松陵文獻十卷今樂府二卷行世與吳赤溟炎有志作史而未有成書其就莊氏之請非所願也授命之際談笑自若真傑士云○韋元介全祉一字真長弟次申全祐進士青岑明傑之子也祖鏡臺先生精岐黃之術元介先卒次申被難○茅鼎叔元銘鹿門先生之孫也以明經爲學博

少有文名試每高等與章諤臣上奏陳聞仙駟吳大雍
盤四子齊名偽書編纂僅數月耳已而之任逮於任所
○南昌黎博庵元寬督學兩浙年高望重逆書有名督
撫移檄兵圍其第全家抄沒○苕城李霜回令哲逆書
有序被逮時適其家有慶祝之事親族七十餘人悉被
擒至官以漸訊免○吳心一者溇上董氏之僕也少時
竄身徐氏欲讀書遇周先生怒之必欲令入府供灑埽
之役此子徒跣哭請于先祖遂受業門下得列青衿聞
莊氏有史事心豔之得列名其中亦被慘戮曾有唐詩
之選吳方輪系爲之序幸郡尊廖公昭雪得以無恙○

刻工湯達甫刷匠李祥甫亦爲飢所驅禍亦及之○齊
康成治爲博士弟子好學能詩子相以脯脩招之其約
已具二十四金矣後批曰果能專精勤敏則願加六金
遣僕送至齊覽而訝之遂堅不赴以免于禍後以資爲
學博○潘友龍爾夔慷慨有風致能文工書莊氏慕之
列其名于簡端偶與君維有財帛交以致詬君維怒削
其名得不罹禍○所列纂錄諸子與余有交故略序其
概其餘不相知者不及錄也

按湯達甫旌德人見順治十五年重建張王廟碑

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

本朝江浙有兩大獄一爲莊廷

鑑史禍一爲戴名世南山集之禍子備記其始末蓋爲

妄作者戒也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
大法者筆之已刻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
後朱氏家中落以橐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
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 昭代語
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籍此作
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
學胡尚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
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
郎出讞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
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

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子見父兄死
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
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
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慕容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
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尚衡賄獄者委過於
初中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
湖州太守譚希閔泣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
隱匿罪至絞潯墅關樵貨主事李尚白聞閭門書坊有
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鄰一朱姓者少待
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

書賈及役斬於杭鄰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甯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鑑募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鑿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

右僉都